

見山是山不是山--

論李白〈望木瓜山〉與〈獨坐敬亭山〉

國文科 賴金時

前言

天上謫仙人眼中的自然山水，是怎樣的面貌？置身於文學山水中的詩人，又是怎樣的心情？同樣坐在山的面前，因為時空背景不同，作者的感受是否也隨之改變？或是感受相近，卻刻意用不同形式來呈現？古人往往藉景增情、或寓情於景，李白望山究竟心裡在想什麼？後人讀詩，又能從內容與形式之中掌握到多少？

賞析一首詩，可由作者生平經歷切入，可從題材內容主題掌握，亦可從文本的語言形式去探討。本文係從「有意味的形式」出發，希望從文本本身掌握起，再參照作者的學仕經歷，以期更精確了解詩人之真意。正文分為三部份：第一章從音韻、詞彙、章法結構三方面分析，找出兩首詩形式之異同；第二章從寫作時空背景，探討作者創作時的心情；第三章分析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聯，並統整前人對這兩首詩的評論。

茲將二詩原文及出處列於下。

〈望木瓜山〉（《李白集》¹置於卷廿一古近體詩三十六首中）

早起見日出，暮見棲鳥還。客心自酸楚，況對木瓜山。

〈獨坐敬亭山〉（《李白集》置於卷廿三古近體四十七首中，《唐宋詩舉要》²在卷 8 絕句）

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。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第一章：從音韻、詞彙、章法結構三方面，分析詩作

一、從音韻分析

（一）全詩體式

這兩首詩都是仄起格、首句不押韻的體式。〈望木瓜山〉的韻腳為還、山；〈獨坐 敬亭山〉的韻腳是閒、山，皆是平聲山韻。從語言學角度來看，用平聲韻者往往顯得舒緩柔和，用仄聲則較挺拔急促。如柳宗元〈江雪〉，即用仄聲韻來表現自己的孤高。所以從用韻來看這兩首作品，作者要呈現的

¹瞿蛻園等：《李白集校注》（台北市：里仁書局，1981）

²高步瀛：《唐宋詩舉要》（台北市：學海出版社，1992 再版）

文字風格應是一致的。但果其然乎？

(二) 每字平仄

〈望木瓜山〉的平仄為「仄仄仄仄仄，仄仄平仄平。仄平仄平仄，仄仄仄平平」。首句連用五個仄聲字，實非尋常；第二句失對，第三句失黏，除末句合於五絕仄起格的調譜，餘皆不合律。〈獨坐敬亭山〉的平仄為「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。平平仄仄仄，仄仄仄平平。」全詩除第三句第三字當平而仄外，皆合於律。

兩首詩在平仄上的運用已有了很大的不同，〈望木瓜山〉首句充滿不平之聲，其後失對失黏的作法加強「酸楚」的情緒。第三句平仄的變化也反應作者心情的起伏不定，雖然末句格式終於安定下來，卻似是無力反抗之舉。相較之下，〈獨坐敬亭山〉的調譜和諧，呼應內容三四句的意境，人與山似乎都是閒適自在的。但果真如此？

(三) 每字開合（開口合口呼）

根據羅常培等編著之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³，聲音的響度可分七級。閉元音【u】跟【i】是第5級；開元音【a】為第7級。響度不同，在抒發情感上也具有不同的作用。一般說來，合口呼的音韻效果應是較壓抑哀怨痛苦的。筆者依據《國音中古音對照表》⁴，查出每個字的中古音，其後檢視兩首詩的開合情形，發現很有趣的狀況。〈望木瓜山〉的開合為：「開開開開合，合開開開合。開開開合合，合合合合開。」不合律的詩，雖然在第四句平仄部份終於安定，作者卻在韻母的安排上表現出「酸楚」之感。〈獨坐敬亭山〉也有這樣的句子出現：「合開開合開，合合合合開。開開開合開，開開開開開。」第二句連用四個合口呼，莫非在平靜的詩句下其實內心暗潮洶湧？「孤雲獨去閒」一語應別有深意。第四句以五個開口呼收尾，與全詩高遠意趣貼合，但這種開闊閒適之感，會不會只是表象？

從押韻、調譜到元音的運用，李白在其中展現出多變之姿態，在音韻中已可感受到詩人在同一首詩中情緒都是起伏不定的。

二、從詞彙分析

(一) 〈望木瓜山〉的詞彙運用有幾個特殊的地方

³ 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。轉引自張慧美：《語言風格之理論與實例研究》（台北市：駱駝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28

⁴ 《國音中古音對照表》（台北縣：廣文編譯所，2005 五版）

1. 「見」字重覆於一二句中出現。近體因為字數少，一般會避免字詞重覆出現的狀況，尤其是五絕。但作者一再用「見」字，表現出從早到晚一直對著木瓜山的情形。為何作者整天待在木瓜山上？他在木瓜山上做什麼？是要看日出？還是等著看倦鳥歸巢？「見」字中藏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之「酸楚」。
2. 詩貴含蓄，而李白又一次打破這個原則，「酸楚」是多麼直接強烈的字眼。當詩人不在遮掩真實感受，是否意謂對旁人眼光不再介意、對可能發生的文字獄已無所顧忌？此刻的李白為何豁出去了？
3. 「況」，推進語意的連詞，把第三句「酸楚」之意又更加深一層。
李白在這首詩中，首二句的表達是寓情於景，對自己心情難受的原因隱而不談；後二句卻強烈表現出情緒，用字直接明白。

（二）〈獨坐敬亭山〉的詞彙特殊的地方有

1. 連同題目共用了五個數量詞：獨、眾、孤、獨、兩。可以看出，作者是很刻意在數量上呈現出對比效果。
2. 第四句出現「只有」，限制範圍的連詞，從語氣中透露李白為世所遺的感慨。作者究竟為何人所遺？孤獨之感所為何來？在敬亭山前，李白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了嗎。從上述的內容看來，山並沒有帶給詩人快樂或寧靜。整體而言，兩首詩的用字都很平淺易懂，作者並不著意修飾，一方面可看出其率真的本性、自然的情感表達，另一方面又看出其出於天然的作法特色。

三、從章法結構分析

兩首詩在章法上都是遵循「起承轉合」的原則。首二句都從眼前實景破題，寫出自己在山上所見，並交代出待在山上的時間。第三句是全詩重心所在，〈望木瓜山〉是直接點出旨意，用第四句作為加強；而〈獨坐敬亭山〉是把三四句連在一起，方表達清楚人與山的關係。這兩首作品還有一個共通點，便是作者都是在末尾扣題，在人與山之間，是日出、棲鳥、眾鳥、孤雲，詩人有沒有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⁵，讀者應有所領會了。

綜上所述，從形式的安排中可看出，不論面對敬亭山或木瓜山，作者的內心皆有著為世所遺的無奈與沉重。但為何一合律一不合律？反應的是不是感慨之深淺？此又與年齡或經歷或何事有關？在發現形式上確實有意味後，便應從創作的時空背

⁵ 語出於（唐）柳宗元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

景中深究。

第二章：從寫作時空背景，探討作者創作時的心情

一、望著木瓜山的李白

根據馬里千編著《李白詩選》⁶：「(木瓜山)在湖南常德市東，謫夜郎時曾經過。」如果寫作的時間地點無誤，則李白此刻心中之酸楚，自不在話下。楊牧編《唐詩選集》⁷時對李白這段經歷的描述為：「安史亂起，李白在廬山，永王李璘都督江陵，辟為僚佐；此為詩人一生政治進取雄心之極致。乃李璘謀叛為肅宗所敕，李白坐罪當誅，郭子儀請解官以贖，詔長流夜郎。」這段話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重點，一是楊牧認為李白入永王幕，實懷抱極大的政治企圖心；二是坐永王謀叛罪的李白，與死的距離是不能容髮，即使是郭子儀仗義相救，長流夜郎的打擊仍然不輕。從懷抱大理想、興致高昂，到理想破滅、性命難保，從高處重重摔下的李白，看到木瓜山，自是無限酸楚之感。

二、獨坐在敬亭山前的李白

根據《唐詩新賞第五集》⁸說明：「敬亭山在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，宣城是六朝以來江南名郡，大詩人如謝靈運謝朓等曾在這做過太守，李白一生凡七遊宣城。這首五絕作於天寶十二年（753）秋，距他被迫於天寶三載離開長安已整整十年時間。長期飄泊生活，使李白飽嘗人間辛酸滋味，看透了世態炎涼，從而加深對現實的不滿，增添孤寂之感。」又據楊牧所編《唐詩選集》⁹寫李白這段時間的遊歷與心境：「旋奉明皇賜金放還，遂出長安游歷天下，北抵趙魏燕晉，西涉岐邠，至洛陽，下梁州，之齊魯，南遊淮泗入吳轉金陵；集中任誕不稱意之作以此時期為最多，所謂『我本不棄世，世人自棄我』之感慨是也。」皆可掌握到當詩人離開長安，心實仍牽繫著長安；遊山玩水，卻無法忘情於家國，所以在敬亭山前獨坐的李白，眼前所見非山，心中所想更不是山。

⁶ 馬里千編：《中國歷代詩人選集》《李白詩選》（台北市：遠流出版社，2000，二版），頁 238

⁷ 楊牧編：《唐詩選集》（台北市：洪範書店，1993），頁 88

⁸ 張淑瓊編：《唐詩新賞》第五集（台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379

⁹ 楊牧編：《唐詩選集》，頁 89

第三章：分析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聯，並統整前人對這兩首詩的評論

一、〈望木瓜山〉

一個剛從鬼門關繞一圈回來的人，走在流放的路上，怎樣的平仄可以表現出他的心酸苦楚？杜甫是「晚年漸於詩律細」，而李白呢？從〈獨坐敬亭山〉的格律可知，李白是可以寫合律的絕句的，只是此時此刻，只有拗句、失對和失黏的形式才能表現出淒苦的感受。形式反應心情，可見一斑。

再從「見」字重出來看，作者早起是為了見日出，直至倦鳥歸巢，夕陽西下而猶不欲歸。李白看了一整天的究竟是日、鳥、還是山？「日」與長安孰近？「棲鳥」是白天暫棲於木瓜山，還是白天飛離、晚上回到木瓜山？李白〈登金陵鳳凰台〉云：「總為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」以「日」象徵天子的作法應該也運用於此詩。只是此刻能見日，長安卻恐怕永遠不得見了。想見日出又怕觸景傷情，日升日落是自然的現象，詩人卻在其中煎熬。至於「棲鳥」，應是白天暫棲於木瓜山，以與下句「客心」呼應。只是人與鳥都是木瓜山的過客，但棲鳥可以還，詩人卻不得還，兩相對照，酸楚便由此而生。

最後看看「木瓜山」。木瓜山本身是否有特殊典故來歷，才使詩人內心更加淒苦？根據馬里千編著《李白詩集》¹⁰：「《千金翼方》：木瓜實味酸。……味酸澀，有香氣。詩意是自己本已很心酸，看到木瓜山就更加心酸了。」筆者尚未查到其餘參考資料，便以馬說為據。

在筆者查考的詩集中，選錄〈望木瓜山〉的僅有《唐詩選注集評》，該書中的詮釋亦僅有上述所列出的兩小段內容，相較於〈獨坐敬亭山〉評述之多，此詩顯然地位不高。在李白近千首詩作中，此詩不被重視的原因，固然是李白其它作品的神來之筆太多，難免遺珠之憾；但細究其形式作法，對情緒的描述過於直接，少了含而不露、隱而不顯、哀而不傷的詩味，對於這樣淺白太露的作品，歷來少人關注，自非評論者的問題。

二、〈獨坐敬亭山〉

先從音韻上來看。合律的結果，是全詩音韻諧和平暢，製造出閒逸之效果。但第二句連用四個合口呼字，又隱隱透出無奈之意。欲言又止，刻意隱藏，故示瀟灑的原因於第二章中已看見：賜金放還如同被貶，心中實有不甘；若耽溺於悔恨中，不獨有損僅有之尊嚴，亦恐得罪高層，離權力核心更遠。所以必須意在言外，保護

¹⁰馬里千編：《中國歷代詩人選集》《李白詩選》，頁 238

自己，以待知音。

再看詞彙。兩首詩都出現「鳥」，本詩以「眾鳥」起筆，與題目之「獨」、下句之「孤雲」、甚至第三句「兩不厭」都形成對比，除了更突顯自己的孤獨外，鳥可以高飛的自由，更看出人只能坐在山前的無奈。而「眾鳥」是我的反襯，則「孤雲」便是我的正襯。同樣是孤獨，雲仍然可以閒、可以去，鳥飛雲逝，是世間對詩人的厭棄，也是詩人獨坐敬亭山的原因。是世事決定了李白與山的關係，非李白選擇了回到自然。所以「不厭」的背後，是被放還的心酸。

最後還是看到「敬亭山」的來歷典故，第二章中已提到，李白一生曾七遊宣州，以宣州為主題的詩作，最為人知的即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〉，想到「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間小謝又清發」，詩人是「欲上青天覽明月」的。所以在宣州的李白常藉古懷今，謝朓便是李白追憶的重要對象。謝朓在荊州遭讒還都、又經蕭鸞奪位的政局劇變後，出守宣城（即宣州），齊明帝建武二年作〈遊敬亭山〉詩（附錄一），詩中藉山水奇奧的刻繪，寄託對祿位和山林，皆有所想望的矛盾心情。當李白坐在敬亭山前，吟詠謝朓的作品，會不會也有不如歸去之感？相看兩不厭的不是眼前的山，而是曾經在這裡流連的謝公，當李白秋天登上宣城謝朓北樓時，想到歷史上的古人與自己都為世所遺，「誰念北樓上，臨風懷謝公」¹¹之句便隨口而出。

綜上所述，此詩之所以膾炙人口，不獨是平淺的語言、雋永的情味讓人咀嚼再三。其背後的典故來歷造成的內容深度，使獨坐神遊的形象更鮮明，意境更高遠。無怪歷來賞評之多。以下摘述四段評論，供讀者參考。

《歷代詩選注》¹²中錄三段：

1. 唐汝詢《唐詩解》卷二一：「鳥飛雲去，似有厭時；求不相厭者，惟此敬亭耳。摹寫獨坐之景，非深知山水趣者不能道。」
2. 李瑛《詩法易簡錄》：「首二句已繪出獨坐神理，三、四句偏不從獨處寫，偏曰『相看兩不厭』，從不獨處寫出獨字，倍覺警妙異常。」
3. 俞陛雲《詩境淺說·續編》：「後二句以山為喻，言世既與我相遺，惟敬亭山色，我不厭看，山亦愛我。夫青山漠漠無情，焉知憎愛，而言不厭我者，乃太白憤世之深，願遺世獨立，索知音於無情之物也。」

第四段評述引自《唐詩新賞第五集》：

4. 「此詩寫獨坐敬亭山的情趣，正是詩人帶著懷才不遇而產生的孤獨與寂寞的感

¹¹ 語出李白五律〈秋登宣城謝朓北樓〉

¹² 鄭文惠、歐麗娟、陳文華、吳彩娥：《歷代詩選注》（台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4三修），頁390

情，到大自然懷抱中尋求安慰的生活寫照。首二句：似乎世間萬物都在厭棄詩人；盡閒二字寫動見靜，以動襯靜，這靜正是詩人心靈的孤獨和寂寞，也暗示詩人在敬亭山觀望之久，勾出獨坐出神的形象。後二句用擬人法寫對山的喜愛。詩人越寫山的有情，愈是表現出人的無情。沈德潛《唐詩別裁》稱『傳獨坐之神』」

結語

山水是大自然的無盡寶藏，文人可在山水中或找到慰藉、或看到生命的另一個出口，卻也有可能人在山林心繫鐘鼎。山水無情亦無語，任由古往今來、人事散聚。文學山水的樣貌實在千變萬化，值得探尋。李白見山，感受到的是孤獨、是酸楚，而對木瓜山或敬亭山而言，李白也稱不上是知音人，我見青山多寂寞，料青山見我亦如是，李白與山之間，存在很大的距離感。

從形式出發探索這兩首詩後，發現李白重視情感的表達，甚於對詩律形式的追求。率性任真的個性，是將格律置於一旁的。而不受平仄限制的結果，對情感的發抒固然有增強的效果，對藝術的表現來說，卻未必可以加分。以〈望木瓜山〉和〈獨坐敬亭山〉看來，前者的不合律，讓不平之氣於文字裡一覽無遺，苦則苦矣，卻再無玩味空間；後者以合律包藏不平，無聲的靜坐卻比大聲地吶喊有力。平仄格律講究與否，與內容意涵間形成怎樣的呼應，是作品成就高下的關鍵，無怪乎稱為「有意味的形式」。施蟄存《唐詩百話》¹³中云：「對於一些文學修養較深的人，他（李白）的詩常常被認為淺俗。元稹曾經對李杜兩人的詩作過比較，他以為李白的『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』可以比得上杜甫，但在『屬對律切，而脫去凡近』這方面，李遠不及杜。（見工部員外郎杜甫墓系銘）……蘇軾亦說『李白詩飄逸絕塵，而傷於易。』（東坡題跋·書學太白詩）」李白的優點和缺點，正好在敬亭山和木瓜山前表現出來。施蟄存的這番評述值得參考。

¹³ 施蟄存《唐詩百話》（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215

附錄

謝朓〈遊敬亭山〉（錄自《古詩新賞第十二輯》（台北市：地球出版社，1993））

茲山互百里，合沓與雲齊。隱淪既已託，靈異居然棲。

上千蔽白日，下屬帶迴谿。交藤荒且蔓，樛枝聳復低。獨鶴方朝唳，飢鼯此夜啼。溛雲已漫漫，夕雨亦淒淒。

我行雖紆阻，兼得尋幽蹊。緣源殊未極，歸徑窅如迷。要欲追奇趣，即此陵丹梯。皇恩竟已矣，茲理庶無睽。